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的本質與目的：以六方會談爲例*

The Goal and Essence of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the Case of Six-Party Talks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游智偉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洪銘德

Yu, Chih-Wei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ang, Ming-Te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9年5月於嘉義中正大學舉辦之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譚偉恩先生的批評與指正，特此申謝，本文若有任何缺失概爲作者之責。

The Goal and Essence of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the Case of Six-Party Talks

Yu, Chih-Wei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ang, Ming-Te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Japa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the Six-Party Talks are the main fields for realization of China's Northeast Asian policy. Reflections on China's role and functions in the Nuclear Crisis and the Six-Party Talks may help answer two questions. First, is China's Northeast Asia policy really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 or is sti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alism? Second, coordinating among parties to the talk, is Six-Party Talks the start of China's active policy or merely an accidental result?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role which China plays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Six-Party Talks after 2003 and the different response making by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in 2006 and rocket launch in 2009, what can be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is that China's Northeast Asia policy is still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lassical realism; therefore, the concepts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maintenance of status quo are the underlying guidelines hidden in their security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In a nutshell, through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Six-Party Talks, China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regional hegemony, because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Six-Party Talks are still mainly interest-oriented rather than hegemony-oriented, so China has no intention to provide the public goods for the purposes of managing crises. Furthermore, in the Six-party talks, China has played a role with the function of coordination, and what they can offer is to harmonize the divergent standpoints held by U.S. and North Korea in crisis. Therefore, Chinese performance in the Six-Party Talks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signal that China starts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gemony in a long-term, but merely an overlap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a short-term.

Keywords: Six-Party Talks,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Classical Realism, Balance of Power

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的本質與目的：以六方會談爲例

游智偉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洪銘德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隨著中國國力的相對崛起與日本的相對衰弱，中國在北韓核武危機與六方會談爲其東北亞安全政策實踐的主要場域，藉由回顧其在北韓核武危機與六方會談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應可回答兩個問題：其一，中國的東北亞政策是否如其所言般，乃以「和諧世界」爲綱領？而或仍以現實主義爲基本路線？其二，協調召開六方會談究竟是不是中國將開始「有所做爲」？而或僅是偶然的結果？本文透過回顧中國在六方會談與北韓核武危機中扮演的角色與比對其對2006年北韓核武試爆與2009年北韓發射火箭的反應差異，認爲中國的東北亞政策乃以古典現實主義爲基本路線，以權力平衡爲工具，分別藉由六方會談與美日安保條約限制北韓核武化的衝擊與可能隨之而來的日本正常化企圖，藉此穩固區域現狀；再者，核武化的北韓亦同時影響中國的安全利益，且其亦刻意維護北韓政權的存續，因此不能因此將之視爲中國提供公共財或成爲霸權的開端，而是因其安全利益亦同時受到威脅之故。

關鍵詞：六方會談、北韓核武危機、古典現實主義、權力平衡

壹、前言

隨著中國在1997年宣佈「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後，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欲望和能力也不斷增加，明確意識到加入國際制度是打破包圍、贏得負責任聲譽的重要條件，[1]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提供周邊國家經濟援助、呼籲建立完善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藉此履行對國際社會的承諾、獲取國際社會的信任，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穩定間接發揮一定程度的正面助益，也使中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出現明顯提升跡象，[2]隨後「『有所做爲』或『韜光養晦』」的爭議便開始浮上檯面。

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增加與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威脅的焦點也從原本的威權政體原因擴展到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其發展意圖之上，[3]中國一度以「和平崛起」的概念反制中國威脅論，但由於崛起（rise）意味著霸權爭奪，[4]因而和平崛起的論述一度引起其他國家警覺，[5]誠如John Herz所言，一個國家尋求增加自身安全的行爲可

1. 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下）」，**國際觀察**（上海），2007年第3期（2007年5/6月），頁40~41。
2. Thomas Lum et al,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2008), p. 2.
3. 中國威脅論起因多集中在中共威權的政治體制、中國大陸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快速增長，其中尤以解放軍軍事力量的快速增長爲最，詳見：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Introduction," 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 Myths, and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 2~6; Emma V. Broomfield, "Perceptions of Dangers: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May 2003), p. 270; Zbigniew Brzezinks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p. 46~51; Suisheng Zhao, "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p. 269~270.
4. 閻學通，「議題一：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背景，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北京），2004年第4期（2004年4月），頁5~6。
5. 「和平崛起論」最初是由前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所提出來的。2003年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爲「中國和平崛起新

能有損他國安全的非故意效果，[6]Barry Buzan也指出，當國家追求權力與安全時，容易威脅到其他國家對於權力與安全的追求而造成安全困境的產生，[7]隨後中國領導人將之改爲「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希望藉此消弭中國威脅的負面批評。[8]

除此之外，中國在第三屆東協區域論壇提出強調多邊合作、國際參與的新安全觀，標榜著「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外交原則，[9]試圖透過外交、經濟與軍事的合作往來，使其他國家認爲「中國威脅論」只是個錯覺（illusion）；[10]而在實踐上，不同於過去僅參

道路和亞洲未來」演講時所提出。請參閱「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新華網**，2003年11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5240.htm>

6. 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April 1998), p. 317.
7.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 Rienner, 1991), p. 295.
8.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1期（2009年1月），頁4~8。關於絕對利益與相對利益相關論述，請參閱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m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6~142.
9. 互信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互利是指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爲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發達國家應該爲全球共同安全、消除衝突根源承擔更多的責任；協作是指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防止激烈衝突的發生。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應是靈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而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請參閱「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中國新聞網**，2002年8月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08-01/26/208073.html>
10.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2005), p. 180.

與經濟建制的模式，[11]目前中國不僅參加許多現存建制，博奕能力也大幅提昇，[12]六方會談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召開和運作更被視爲其參與國際建制的里程碑。

然而，是否眞如其所言般，中國將透過多邊合作的途徑，依循「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原則，追求所有國家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的增長嗎？和諧世界觀提出具有工具性質，目的在於消弭中國威脅的困擾、因應內部對提高國際地位的需求、強化第四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13]從當前中國大陸的周邊情勢來看，東北亞爲其安全情勢最險峻之處，北韓核武危機方興未艾，且相較於以大國關係爲主、多以全球事務爲對話議題的對美政策或充斥民族主義的對日政策，同時囊括美日在內、且處於區域層級的六方會談應更能突顯其東北亞安全政策的本質與目的，故本文以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角色和立場與其應對北韓核武危機的相關政策爲個案，試圖藉此檢證現實主義仍爲其東北亞安全政策的根源。

再者，由於中國在東南亞與中亞地區或多或少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但綜觀參與六方會談的東北亞國家：美國、日本、俄羅斯、南韓與北韓，均爲經濟大國或擁核國家，故透過檢證其在東北亞的作爲，特別是在多邊場域：六方會談的角色與立場，應將能尋得其外交政策究竟是「韜光養晦」或「有所做爲」的答案。

綜言之，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透過回顧中國在六方會談與北韓危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立場檢證兩個研究假設：其一，檢

11. 早年中共認爲國際建制或多邊外交將使既有強權得利，且其將自身定位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故其相當排斥國際建制與多邊外交，詳見Wu Xinbo,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7 (May 2001), pp. 293~301.
12.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March/April 2003), p. 23.
13.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頁7~8。

證現實主義仍爲中國東北亞政策的基礎，追求的不是區域內所有國家的「絕對利得」，而是其本身的「相對利得」，而六方會談強調的「多邊對話以獲致共識」僅爲其實踐目的的手段，眞正目的在於恢復區域舊有的區域平衡與減弱北韓晉身核武國家所帶來的衝擊；其二，六方會談的召開往往被視爲中國晉身大國、承擔國際責任的里程碑，但本文欲檢證的另一問題在於中國協助召開的考量乃以國家利益和安全利益爲主，並非試圖扮演大國並提供公共財以解決國際危機，亦即本文欲檢證協助召開六方會談並非源於穩定區域的考量，而在於建構其外部安全環境。

貳、六方會談的發展歷程

一、兩次北韓核武危機

北韓的核武計畫自1950年代開始，1965年北韓在寧邊設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咸鏡北道的飛彈試驗場亦於1982年竣工啓用，美國於1985年證實北韓核武設施後，迫使北韓加入**禁止核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其後，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於1993年懷疑北韓進行核武研發，要求派遣武器檢查人員赴寧邊檢查，但北韓拒絕並聲言退出**禁止核擴散條約**，引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此次危機最後因美國與北韓在1994年10月於日內瓦締結的**框架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而結束，在該協議中，北韓同意凍結核武計畫，重新加入**禁止核擴散條約**，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美國則同意與日本、南韓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並承諾於2003年前興建兩座清水式反應爐供應能源，並在完工前每年提供五十萬噸原油做爲替代能源，換取北韓放棄核武計畫，同時美國亦承諾不

對北韓使用核武、放寬經濟制裁並改善雙邊關係。[14]

2002年10月，美國衛星發現北韓在寧邊建立重水工廠，隨後美國助理國務卿James Kelly訪問北韓，要求北韓接受國際檢查、放棄核武計畫，北韓則指責美方未能履行**框架協議**，應擔負工程延宕責任並賠償北韓的能源損失，美方即指責北韓違反**禁止核擴散條約**，並於11月中旬宣佈停止供應原油，北韓隨後悍然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並於2003年1月宣佈退出**禁止核擴散條約**，並於2月重啓位於寧邊的反應爐，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隨之爆發。

中國於2003年3月表示各國應以對話方式化解危機，隨後北韓於4月表示若美國改變敵對政策，北韓願意不拘泥形式地開啓談判，故於4月23日至25日間，美國、中國與北韓三方於北京召開會談，但由於美國拒絕與北韓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且北韓毫不退讓，致使該次會談無疾而終。[15]

二、美國因應政策

911事件前，美國的北韓政策主以強化監督北韓執行**框架協議**的意願、稽查北韓導彈生產與出口、要求北韓削減傳統武力、強化與盟邦的合作，徹底孤立北韓等爲主，[16]但911事件後，時任美國總統的George W. Bush在國情咨文中將正試圖或已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伊拉克、伊朗與北韓界定爲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邪惡軸心國家」（The Axis of Evil），[17]並宣稱美國將保留對這些國家主動

14. 薑遠珍，「北韓核武爭議懸而未決」，王永志主編，2004**世界年鑑**（台北：中央出版社，2003），頁484~485。
15. 廖小娟，「中共與北韓的雙邊關係：以兩次核武危機的處理檢視」，**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5期（2005年5月），頁39~40。
16. Victor D. Cha, “Korea’s Place in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May/Jun 2002), p. 81.
17.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0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使用核武的權利。[18]其後，隨著Bush在2002年2月訪問東亞後，其北韓政策也逐漸成形，試圖藉由強化其與日本、南韓的盟邦關係，並保持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的主動性與持續援助，[19]藉由利益、威嚇與圍堵建構其北韓政策。

2002年10月，美國發現北韓重啓核武計畫的證據，隨後訪問北韓的美國助理國務卿James Kelly要求北韓停止發展並接受檢查，並於11月停止供應原油。12月則由Bush宣佈北韓核武危機將透過外交途徑而非軍事途徑解決，並希望該危機能和平落幕，[20]隨後2003年1月22日，美國向北韓提議以常任理事國、南北韓、日本、澳大利亞與歐盟爲主在紐約召開多邊會議以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但北韓旋即強悍表示拒絕以任何多邊會議談判與美國的雙邊核武問題；[21]其後，美國國務卿Colin L. Powell於訪問北京時，要求北京斡旋北韓重啓談判，4月於北京召開最終不歡而散的三方會議，但最後在中國的斡旋下，於該年8月將會議擴大爲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南韓與北韓的六方會談。[22]

三、六輪六方會談的過程

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之初，日本和南韓雖承受最大的安

18. 在美國國防部於2002年1月8日向國會遞交的「核武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出了美國需要注意的七個國家—俄羅斯、中國、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利比亞與北韓，並宣稱當美國國家安全面臨來自上述七個國家的威脅時，可動用核武反擊，詳見：U.S.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Global Security*, January 8, 2008.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19. 吳正偉，「北韓與美國核子協議的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9期（2002年9月），頁114。
20.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Carlisl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
21. Charles L. Pritchard, “The Korean Peninsular and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Talks,” *Disarmament Forum,* No. 2 (2005), p. 27.
22. Kyung-Ae Park, “North Korea in 2003: Pendulum Swing between Crisis and Diplomacy,” *Asian Survey*, Vol. 4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4), pp. 141~143.

全風險，但由於日本與北韓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核武危機對其威脅雖然巨大，不僅缺乏北韓的信任，也缺乏強制召開會議的能力；再者，南韓則因優柔寡斷與內部政治衝突，而使其北韓政策顯得僵化；[23]而俄羅斯初期對此議題則顯得興趣缺缺。因此美國若欲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危機，過去與北韓站在同一意識型態陣營，且長期援助北韓的中國將是唯一可協助美國推展對話進程的國家，因此即使是在第五輪第一階段至第二階段間，會談看似會破局的情形下，美國仍期望中國能利用其對北韓所剩有限的影響力將北韓帶回對話架構。[24]

迄今爲止，六方會談共計召開六輪，由中國主導召開談判，參與國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南韓與北韓等六個國家，參與六方各有其目的：中國希望能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藉此促成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並將美軍核武設施摒除在朝鮮半島之外。美國則希望藉此穩定情勢，而最終能解決北韓核武危機，北韓則希望藉此確保國家安全、提高和美日的談判籌碼與改善和南韓與日本的關係。[25]日本則希望藉機解決其與北韓間的安全問題，包括日本人質的綁架，南韓則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持續藉由採取「陽光政策」來引導北韓進入國際社會，俄羅斯則希望以和平對話的方式遏止北韓核武化，並藉此展現其在東亞事務的影響力。

表一爲迄今爲止的六輪六方會談召開時間與會談結果，就此而言，前三輪會談如同是實質談判的會前會，討論重點爲會談的最終目標、談判原則與處理原則，最終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共

23. Scott Snyder, “China-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Fallout from North Korea’s Tes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 4 (January 2007), p. 5.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604qchina_korea.pdf>
24. Scott Snyder, “China-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Fallout from North Korea’s Test,” p. 7.
25. 蔡裕明，「北韓核武變局與東北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3期（2003年3月），頁91。

識、談判原則爲凍結情勢不再升高，並將「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視爲處理北韓核武問題的最高原則。

六方會談的第四輪談判召開前夕，北韓正式宣佈擁有核武，並拒絕重返談判桌，致使第四輪談判延遲至2005年7月底召開，但在此輪談判中，北韓承諾將放棄核武與現有發展計畫，並重新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而美國亦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也無意入侵北韓，會談進入實質談判階段，最後以發表共同聲明的方式突顯各方已就解決方式達成共識。

然而，第五輪六方會談的第一階段舉行後，第二階段的會談卻延宕一年有餘，在此期間，北韓於2006年10月成功進行核武試爆，但隨後於2006年12月召開的第二階段會談則重新落實「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共識與「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的協調原則，並在第三階段確立各方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的步驟，北韓將逐步封存核武設施，並同意國際原子能總署成員檢查，其他五國則承諾給予能源援助，而美國和北韓、日本和北韓之間的關係將正常化。

第五輪六方會談閉幕一個月後，第六輪六方會談隨之召開，在此輪會談中，六個東北亞國家再度確認將以「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的原則，履行第四輪的共同聲明，北韓並承諾遵守不擴散條約，不轉移相關原物料與技術給其他國家，而美國、日本與北韓之間的關係也將逐步正常化，而其餘五國亦將聯合提供北韓相當的能源援助，北韓核武危機看似落幕。

表一：六方會談的進程與結果

輪次	階段	時間	會談結果
一	N/A	2003.08.27-2003.08.29	各方願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致力於建立彼此互信、減少分歧、擴大共識。 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化爲會談的最終目標，但須分階段進行。 各方同意在會談過程中不再激化情勢。 同意六方會談進程，盡快確定下輪時間與地點。

輪次	階段	時間	會談結果
二	N/A	2004.02.25-2004.02.28	重申各方願以和平對話促進朝鮮半島無核化。 強調「各方協調」將是解決問題的原則。 確定第三輪的時間與地點。
三	N/A	2004.06.23-2004.06.26	確認未來將持續召開六方會談。 將循序漸進、按照口頭對口頭、行動對行動原則，尋求和平解決的方式。
四	第一階段	2005.07.26-2005.08.07	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爲會談目標。 爲使代表團回國簡報、進一步研究各自立場以解決尚存的分歧，會議決定暫時休會。
	第二階段	2005.09.13-2005.09.19	北韓承諾放棄核武與現有計畫，重返防止核武擴散條約，重新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 美國確認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也無意以任何方式入侵北韓。 美國和北韓承諾相互尊重主權、和平共存，致力於雙邊關係正常化。 日本與北韓承諾將根據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歷史與處理相關懸案的基礎上，正常化雙邊關係。 與會國同意向北韓提供能源援助。 同意探討強化東北亞安全合作的途徑。 依照「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原則」協調各方政策，分階段落實共識。
五	第一階段	2005.11.09-2005.11.11	根據「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原則履行共同聲明，早日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以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階段	2006.12.18-2006.12.22	以和平對話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爲六方會談之目標與意志。 同意根據「行動對行動」原則，協調步驟，分階段落實聲明。
	第三階段	2007.02.08-2007.02.13	北韓封閉並封存寧邊設施，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進行必要且雙方同意的監督與檢查。 北韓將放棄其與各方討論後的核武計畫清單。 美方不再敵視北韓，雙方開啓談判解決未解問題並推動正式外交關係。 日本與北韓承諾將根據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歷史與處理相關懸案的基礎上，正常化雙邊關係。 各方同意合作提供北韓經濟、能源與人道援助。 北韓需全面申報其棄核行動，而各方將視其進程提供議定援助。 預定於2007年3月19日舉行第六輪談判，研究下階段計畫。
六	第一階段	2007.03.19-2007.03.22	將繼續推動會談，重申將履行**第四輪談判的共同聲明**與**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中的承諾。
	第二階段	2007.09.27-2007.10.03	北韓重申放棄核武計畫的承諾，並不轉移其相關材料與技術給其他國家。 美國與北韓、日本與北韓的關係將持續正常化。 其餘五國將聯合供應北韓約100萬噸重油的能源援助。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四、最新發展：北韓發射火箭與六方會談的發展

2009年3月，北韓首度透露將試射衛星的消息，隨即引發美國、日本、英國、瑞士與歐盟等國強烈批評，[26]認爲北韓眞正目的在於藉機試驗長程導彈，而非發射衛星，並有消息指出北韓已具備製造小型核武彈頭的能力，並已製成可搭載在射程約1300公里之「蘆洞導彈」。[27]在北韓發射火箭後，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與日本代表在聯合國閉門討論因應方式，[28]最後由安理會主席發表不具拘束力的主席聲明譴責北韓發射火箭的行爲違背安理會2006年的第1718號決議，表明支持六方會談，要求早日重啓會談以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與東北亞的穩定；[29]其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業遂表示中方不贊成安理會的決議，更不贊成對北韓實施新的制裁。[30]北韓隨後宣佈退出六方會談，也不再受任何相關會議聲明拘束，[31]並要求目前於寧邊活動的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立即離境，[32]並表明北韓已有能力自行興建輕水核電廠，將根據現有太空條約與國際法行使其利用太空的權利。分析家認爲此舉在於暗示其將繼續試射長程火箭，[33]顯示六方會談再度陷入僵局（各國對北韓試射飛彈

26. 「北韓發射火箭　外交部：嚴重關切」，**中央社**，2009年4月6日。<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45616>
27. 「南韓情報機構相信北韓擁有核彈頭」，**中央社**，2009年3月31日；<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advance&docId=5233890>「國際危機集團：北韓已成功研製小型核彈頭」，**中央社**，2009年4月1日。<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33890>。
28. 「討論北韓發射長程火箭，六強無結論」，**法新社**，2009年4月10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410/8/bm8d.html>
29. 「安全理事會主席聲明（S/PRST/2009/7）」，**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9年4月13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doc/09/sprst7.htm>
30. 「安理會譴責北韓發射火箭，中國反對」，**中央社**，2009年4月14日。<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68371>
31. 「北韓拒絕六方會談，南韓：遺憾」，**中央廣播電台**，2009年4月14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193612>
32. 「情勢升高，北韓要求原能總署人員離境」，**中央社**，2009年4月15日。<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71331>
33. 黃啓霖，「北韓積極考慮自行興建輕水核電站」，**中央廣播電台**，2009年4月14日。

的後續反應如表二所示）。

表二：各國對北韓試射飛彈之後續反應

<table>
<tr><th></th><th>事件反應</th><th>對聯合國聲明的態度</th><th>對六方會談的立場</th></tr>
<tr><td>中國</td><td>胡錦濤在G-20峰會上承諾「在最後時刻說服北韓」，要求各方冷靜避免局勢繼續升高。</td><td>不贊成該決議，更不贊成對北韓實施新制裁。</td><td>施壓和制裁無助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唯有繼續透過外交途徑方能達成目標。</td></tr>
<tr><td>美國</td><td>堅持透過外交管道處理，也密集調動駐軍，強化東北亞防衛。</td><td rowspan="4">聯合發表不具拘束力的主席聲明譴責北韓違背安理會2006年的第1718號決議。</td><td rowspan="4">支持六方會談，要求早日重啓會談以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與東北亞的穩定。</td></tr>
<tr><td>日本</td><td>除透過外交管道強烈反對外，並強化飛彈部署，調動軍力以對。</td></tr>
<tr><td>南韓</td><td>派遣代表赴北京磋商，並試圖加強其與日本的對話。</td></tr>
<tr><td>俄羅斯</td><td>提高遠東地區的安全防備以因應可能的軍事衝突，包括核武衝突。</td></tr>
<tr><td>北韓</td><td>N/A</td><td>宣佈退出六方會談，不再受任何相關會議聲明拘束；要求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立即離境、表明已有能力自行興建輕水核電廠、堅持享有利用太空的權利。</td><td>第一時間宣布退出，但2009年9月又釋放願有條件重返會談之意願。</td></tr>
</table>

資料來源：作者依相關新聞自行整理。

綜言之，美國、日本與俄羅斯對北韓試射飛彈的立即反應爲軍力的調動或重新部署，顯示其對北韓的防禦心較重、不信任感較高，相反的，中國與南韓則以外交管道回應爲主；再從各國對聯合國安理會主席聲明的態度來看，中國對北韓的敵意或戒心又低於南韓，而各國仍肯定六方會談的價值與功能，仍將之視爲解決問題的最佳選項，因此五國的分歧在於第一時間的戰術反應，但在長期的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t=1&NewsID=151397>

解決路徑上，仍肯定六方會談仍是處理危機的最佳選項，或因北韓曾退出六方會談但隨後又重回談判，五國懷疑北韓宣布退出的動機與堅定性，但仍視六方會談爲最佳的解決途徑。

參、各國對北韓核武危機的立場與因應政策

一、各國對六方會談的目的之共識與分歧

由於日本與北韓、中國與北韓和南北韓過去曾遺留下不少歷史問題，例如日本與北韓的人質事件，中國與北韓間的難民問題，與南北韓統一的方式和雙方交往互信度等。因此六方會談某種程度上變成多議題的多邊談判，而在最關鍵的核武擴散議題上，中國、美國、北韓與日本將之視爲最高優先問題；再次之的彈道飛彈議題上，美國與日本的急迫性最高，中國次之，北韓、南韓與俄羅斯解決此問題的迫切性則更次之；再者，南北韓兩方高度重視朝鮮半島統一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則次之，日本和俄羅斯則再次之；最後，中國與北韓則將難民問題視爲雙方關係的重點議題之一，南韓則次之，而俄羅斯、日本與美國則再次之。[34]

北韓在事件中的態度與立場相當明確，目的在於藉此迫使美國改變敵對政策，包括將傳統武力撤離朝鮮半島、解除制裁封鎖、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等，而其原則是美國必須先有所行動，其方正式回應；[35]而朝鮮半島的和平則是南韓的底線，贊成多邊對話，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36]美國則要求北韓放棄核武，重新接受國際建制監督，而美國將提供能源援助；相較其他國家，

34. John S. Park,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4 (Autumn 2005), pp. 77~87.
35. Joel S. Wit, Jon Wolfsthal, and Choong-suk Oh, *The Six Party talks and Beyond: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and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p. 50.
36. 李軍，「韓國的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季志業主編，**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構想**（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頁88~90。

日本的立場則相對強硬且複雜，除日本亦深受安全威脅外，意欲藉此解決北韓綁架日本公民的問題，[37]要求北韓必須先釋出解決核武與人質問題的善意，日本再提供相關援助；俄羅斯則反對北韓擁有核武，堅持透過多邊會談機制，確保北韓重返不擴散條約，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38]

因此，「朝鮮半島無核化」爲相關國家的共識，但各國對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觀點卻有所歧異，各自將這個目標與其他議題綑綁在一起，原已在2005年達成的「行動原則對等」共識因北韓再次試射飛彈而破壞，北韓悍然退出會談並聲稱不再受此約束，在溫家寶訪問後，北韓雖同意有條件重返對話框架，但日本、南韓與美國均認爲會談的破裂乃北韓發射飛彈之故，故北韓應先解除核武與其相關的發展計畫而再重新討論援助，但這與北韓要求其他國家，特別是要求美國先釋出善意的立場不符，也可能將成爲後續爭執的焦點。

再者，在部分雙邊議題中，日本、美國與北韓的態度也呈現相當落差，北韓將三邊關係正常化、北韓－美國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美軍撤離朝鮮半島與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議題掛勾，但這均與美日的立場相左，並刻意忽略日本所提出的人質談判，此爲美日兩國無法接受之處，也是六方會談延宕迄今的主因之一（各國相關態度如表三所示）。

37 Brad Glosserman, “U.S.-Japan Relations: Mr. Koizumi’s Payback,”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6, No. 2 (July 2004), pp. 13~14.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402qus_japan.pdf>

38 Georgy Toloraya, “The Six Party Talks: A Russian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4 (Winter 2008), pp. 51~52.

表三：六國對解決核武危機的原則與包裹議題

試圖綑綁的議題或原則 ＼ 國家		中國	美國	北韓	南韓	日本	俄羅斯
中國	相互讓步爲達成目標的原則	◎	◎	●	◎	◎	◎
美國	先銷毀現有核武	◎	◎	●	◎	◎	N/A
	重新接受國際監督	◎	◎	●	◎	◎	◎
	上述完成後，再提供援助	N/A	◎	●	◎	◎	N/A
北韓	美國需先釋出善意	●	●	◎	●	●	●
	美軍撤離朝鮮半島	N/A	●	◎	N/A	●	N/A
	美國－北韓關係正常化	N/A	●	◎	N/A	●	N/A
	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N/A	●	◎	N/A	●	N/A
南韓	多邊對話	◎	◎	◎	◎	◎	◎
	和平解決問題	◎	◎	◎	◎	◎	◎
日本	處理人質問題	N/A	N/A	●	N/A	◎	N/A
	核武和人質問題解決後，方提供援助	N/A	◎	●	N/A	◎	N/A
俄羅斯	透過多邊會談解決	◎	◎	◎	◎	◎	◎
	確保北韓重返NPT	◎	◎	●	◎	◎	◎
	北韓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	◎	◎	●	◎	◎	◎

◎代表贊成；●代表反對；N/A代表沒有相關新聞足以判斷
資料來源：依相關新聞報導整理而成。

二、北京的考量：穩定周邊環境、扮演負責任的利害與共關係人

和諧世界爲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藍圖，在國際層次中，中國將以理想主義的途徑塑造其良好國際形像，亦即如前美國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提出的「負責任的利害與共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而在中共看來，主導六方會談的召開與解決北韓核武危機，不但將有助於解決周邊潛在的安全威脅，更將有助於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佐證，更將能呼應美國提出之「負責任的利害與共關係人」說法。

以六方會談的召開初始來看，2002年小布希向江澤民表達希望中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區域穩定的議題上扮演和平解決的關鍵角色，[39]而後北京亦成功地將北韓帶上談判桌，無論是美國－中國－北韓的三邊會談，或其後的六方會談，中國在北韓核武危機的和平解決上，其扮演的角色乃符合美國的期望；再以2006年的試爆爲例，據悉平壤在試爆前20分鐘告知北京，而北京亦立即透過熱線告知華盛頓，中國外長李肇星與美國國務卿Condoleezza Rice隨即展開熱線討論如何處理因應，[40]隨後唐家璇亦穿梭華盛頓、北京與平壤三方重新建立對話管道，而對美國來說，中國此舉亦符合其定義之「負責任的利害與共關係人」角色，亦即致力於維護區域穩定並經由現存建制處理危機。

再者，冷戰間業已存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協議，若中國大陸與北韓一方遭受攻擊，視同對另一方的攻擊，但中國大陸對此條約早已產生疑慮，將之視爲冷戰時代遺留的產物，在後冷戰時期的今天應該失效或被修改，而條約中模糊不清的部分亦應被界定的更清楚，以強化對彼此規則的約束性、並減少模糊空間以避免被捲入不必要的衝突，[41]但到目前爲止，中國官方並未試圖修改或廢止該約。

該約第二條明言：「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任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遭受到一國或幾國聯合武裝進攻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鑑

39. Condoleezza Rice, “The U.S. Position in Asia: Stronger than Ev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8, 2008.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1091.cfm>
40. Bonnie Glaser, “U.S.-China Relations: Dialogue Boosts Ties, Even without Result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 4(January 2007), pp. 3~4.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604qus_china.pdf>
41. Bonnie Glaser, Scott Snyder, and John S. Park, *Keeping an Eye on an Unruly Neighbor: Chinese View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Stability in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8), p. 9.

於當前東北亞的情勢，中國必須擔心的一個可能劇本將是若北韓和任何一國爆發戰事，則中國將可能被迫參與戰事，但當前的經濟發展態勢並不允許中國參與戰事，或容許任何使其發展環境不穩定的變數存在；若單方面廢止或修改該條約，則北韓可能將陷入孤立無援的窘境，而以過去北韓的行爲模式來看，北韓相當可能鋌而走險，在朝鮮半島掀起戰事，更加不利於中國大陸的長遠發展。

目前中國全球戰略的首要考量應在於不惜一切代價地維持國內環境穩定，而其對美合作、對周邊國家的三鄰政策、將武力作爲兩岸統一的最終手段等政策均自此考量，[42]例如由於國內體制不安全之故，中國近年對其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不惜採取退讓、妥協態度，[43]而也因爲這個考量，中國應較不願因北韓核武危機而被捲入戰爭；故相較之下，廢除或修改**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可能代價或風險將高於迫使北韓進入六方會談，中國傾向以和平對話的方式滿足北韓的部分需求，並憑藉其與北韓過去緊密的政治關係，說服北韓放棄核武，藉此避免被捲入不必要的戰爭。

三、北京立場：不願北韓擁核，更不願因此爆發東北亞軍備競賽

中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朝鮮半島政策強調左右逢源，同時承認南韓和北韓，在維持與北韓盟邦關係的同時，並強化與南韓的交往，[44]而其對北韓核武危機的一貫立場可歸納爲：以和平對話的方式，

42. Chong-pin Lin, “Beijing’s New Grand Strategy: An Offensive with Extra-Military Instrumen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December 18, 2006.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983.html>
43. M. Fravel Taylor,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6), pp. 46~83.
44. Mel Curtov, “Common Security in North Korea: Quest for a New Paradigm in Inter-Korea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e 2002), p. 399.

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與「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的目標。[45]就此而言，「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意味著中國追求的是東北亞地區權力結構的穩定，但此目標不僅包括北韓放棄核武，也包括美國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換言之，其乃欲透過權力平衡的途徑建構其東北亞安全政策。

自2003年開啓六方會談迄今，六方會談面臨過兩次中斷危機，第一次爲第五輪第一階段結束後不久，美國財政部以涉嫌仿冒與洗錢爲由，建議澳門一家銀行凍結北韓帳戶內的2,500萬美金，北韓因此拒絕繼續談判，隨後2006年5月，北韓向日本上空試射飛彈，並於三個月後進行核武試爆，在這次的中斷危機中，中國外交部旋即宣稱此爲北韓片面「悍然」試爆，旋同意過去會反對的制裁方案，並立即強化邊境檢查與中止某些銀行與北韓的交易，最後北韓因額外的金融制裁被迫回到談判桌。[46]

第二次的中斷危機則爲2009年北韓向日本發射火箭後，安理會立即通過沒有拘束力的主席聲明譴責，但北韓立即於一天之內宣布永遠退出六方會談、驅離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並暗示將繼續試射長程火箭；相較於2006年因應北韓試爆的強硬態度，此次中國的反應顯得更弔詭，除胡錦濤在發射前於G-20峰會上承諾將「在最後時刻說服北韓」外，中國自始至終均反對將此案遞交聯合國審理，更不贊成安理會發表的主席聲明，僅呼籲相關國家自我克制、避免局勢升高，且更願意考慮北韓對胡錦濤的邀請。

前後兩次發展與中國的因應之道如表四所示，中國的因應政策有相當差異，此或肇因於2006年的事件是因爲北韓進行核武試爆，但2009年僅爲試射長程火箭，但無論是否如北韓宣稱般爲發射衛

45. 朱松柏，「六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9期（2003年9月），頁6。
46. Susan Shirk著，溫恰溢譯，**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156~157。

星，長程火箭的發射往往意味著該國具備洲際彈道飛彈的打擊能力，也意味著北韓沒有完全遵守六方在第四輪和第五輪會談中達成的共識，持續進行其核武研發計畫。

表四：中國因應之道

	2006年	2009年
事件起因	進行核武試爆。	試射長程火箭。
北韓退出藉口	美國凍結其帳戶資金。	聯合國發表主席聲明譴責。
中國因應方式	強烈反彈，斥爲「魯莽」。	低調因應，呼籲各國自制。
中國對聯合國介入之態度	贊成。	反對。
對北韓之因應策略	封鎖邊境，中止部分交易。	考慮北韓的邀訪行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國對2006年試爆的反應相對激烈，但對2009年的試射火箭卻相對溫和，從這中間的差異應可推論出：「中國並不反對北韓擁有長程打擊能力，但卻不願見到北韓擁有核武」的初步結論，也因此中國對兩次事件才有迥然不同的反應；再者，在目前環繞中國的諸多鄰國中，俄羅斯、巴基斯坦與印度均爲核武國家，前蘇聯更在中亞遺留不少核武設施，而北韓晉身核武俱樂部，不但將增加中國邊境的不穩定性，也將增加新的安全威脅，甚至可能引發東北亞地區軍備競賽，日本、南韓與台灣增加軍備預算的可能性極高，甚至可能開始追求成爲核武國家，[47]故單純以國家安全利益的考量來看，北京應較不樂見北韓擁有核武。

四、北京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的政策

北京對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一貫立場向爲「朝鮮半島非核化」，此概念與美國主張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主張包括美國和北韓在內的任何國家均不得在朝鮮半島擁有核武，亦即中國針對的目

47. Etel Solingen, *Nuclear Logics: Contrasting Paths in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3~254.

標應同時包含北韓和美國；就此而言，中國的主張與北韓有一定重疊之處，但北韓卻要求美國承諾不入侵北韓，並立即從朝鮮半島撤軍；[48]對中國而言，由於北韓已爲核武國家，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駐軍反將有助於嚇阻北韓行動，且由於其和北韓的軍事聯盟關係依舊存在，故其對此乃採不表態的模糊態度，放任北韓自行與美國對話。

其次，中國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詮釋卻顯得相當曖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將之定義爲：「朝鮮半島非核化爲六方的共同目標，六方會談的最終目標將是實踐朝鮮半島的無核化」，[49]而胡錦濤在2006年會見盧武鉉時則強調：「中國政府已表明反對北韓進行核子試驗的立場，認爲在當前形勢下，應堅定不移地堅持半島無核化目標，反對核擴散，堅持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的大方向，避免可能導致局勢升級和失控的行動，維護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穩定。這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中方願與包括韓方在內的有關各方加強磋商，密切配合，冷靜應對，推動六方會談進程，爲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50]

就此而言，由於中國不斷強調「朝鮮半島的無核化爲六方的共同目標，也是需六方合作達成的目標」，亦即中國暗示朝鮮半島的無核化是一個讓步（give-and-take）的談判進程，並非僅有北韓不斷地讓步，或由其他五國聯合施壓迫使北韓讓步，而是由各方協商如何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因此除北韓外，包括美國在內等其他國家也必需有相應的讓步，且在互信基礎薄弱的情形下，各國必需藉由

48. 「朝鮮要求美國立即從韓國撤軍」，**新華網**，2006年9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03/content_5041669.htm>
49. 「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年7月14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7/fyrygth/t203677.htm>
50. 「胡錦濤會見盧武鉉表示中韓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網站**，2006年11月17日。
<http://www.gov.cn/ldhd/2006-11/17/content_446140.htm>

「行動對行動、承諾對承諾」的原則，分階段落實「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

因此，中國並不認爲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僅需由北韓一方負責，也不是由五國聯手迫使北韓同意，而是六國共同協商出現的共識，而北韓的根本目標在於迫使美國勢力退出朝鮮半島以確保國家安全，故就此而言，「美國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和「承諾不入侵北韓」反而是北韓的談判底線，而也由於對等協商原則，若美國欲獲致北韓放棄核武的承諾，其將必須做出相應的承諾，因此最終造成了美國同意確認其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也無意以任何方式入侵北韓的承諾。

表五：美國、中國與北韓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詮釋

	北韓	美國		
	北韓廢除核武	承諾不部署核武	撤軍	承諾不入侵北韓
美國	談判底線。	可接受的條件。	不可能接受。	可接受的條件。
中國	談判底線。	談判底線。	不希望。	談判底線。
北韓	交換條件。	談判底線。	最好的結果。	談判底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言之，如表五所示，美國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詮釋以北韓廢除核武爲主，且由於美國過去在朝鮮半島的安全政策乃建立在對南韓的安全保障之上，故是否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或不入侵北韓則屬可交換的條件，但北韓提出的撤軍要求則屬不能接受的條件；其次，中國對此議題的態度爲「朝鮮半島非核化」，表面上其似乎贊同美國觀點，認爲北韓應該放棄核武，但中國領導人或外交部發言人均將此詮釋爲朝鮮半島不應部署任何核武，故其針對的目標並不僅止於北韓，也包含美國和其他東北亞國家在內；其三，北韓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詮釋乃是基於安全考量，眞正的追求目標並非美國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的承諾，而是美國不入侵北韓的承

諾，甚至希望美國撤離南韓駐軍，藉此確保其國家安全。

就這個議題來說，中國追求的目標乃是包括美國和北韓在內的朝鮮半島非核化，故其乃試圖建立一個沒有核武威脅的東北亞，且欲試圖藉由和其他四國聯合施壓，並藉「行動對行動、協商對協商」原則，迫使美國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也承諾不入侵北韓，但卻又不支持北韓要求美國自朝鮮半島撤軍的訴求，試圖重新將北韓界定爲其邊界之外、處於中國和美國勢力間的緩衝地帶，但卻又試圖保留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駐軍，藉此壓制北韓的核武企圖。

肆、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的本質與目的

目前東北亞體系包含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南韓與北韓等六個主要國家，在這六個國家中，美國位處權力結構的最頂端，但因投射距離之故，其在日本與南韓的軍力部署乃是其在東北亞地區呈現勢力的根源，故與位居其次的中國之間的權力差距亦甚微小，甚至使東北亞呈現陸權（中國）與海權（美國）的對峙，[51]而日本和俄羅斯則再次於中國，其後方爲南北韓。

再者，東北亞體系的運行規則與其他體系截然不同，六個主要國家間的互信多半低落，二次大戰與冷戰的慘痛記憶仍深深地環繞在各國心中，例如中國與南韓對日本侵略的慘痛記憶、美國與俄羅斯（前蘇聯）在冷戰的對峙、韓戰造成的中國北韓同盟與其和美國－南韓的對抗，故不同於其他地區之處在於區域內的六個國家隱隱可區分爲兩個陣營，一爲美國透過美日、美韓安保條約建構而成的陣營，另一者爲建立在**中朝友好互助條約**之上的中國－北韓陣營，而俄羅斯雖較偏好此陣營，但卻不一定完全跟隨這個陣營的腳步。

51.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4~118.

一、相對利得：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的邏輯

判定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本質的關鍵在於其政策邏輯究竟是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或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52]若以相對利得爲主，則其政策將較近似現實主義，其對安全的維護也較傾向權力平衡；反之，則其內涵則較接近自由主義，而其安全考量也較傾向多邊協調或集體安全；然而，從其對日本立場的模糊處理方式來看，其政策邏輯應較相近於相對利得。

日本爲東北亞各國對北韓核武化反應最劇烈者，而其與美國在議程上的堅持更讓北韓不滿，但中國對美國和日本提出的解決方案卻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處理，中國大致同意美國的立場，仍謹守相互讓步的原則，由各方辯論究竟是北韓或美國先讓步，但未明顯表態是否支持日本要求先處理人質問題的條件，且日本乃是北韓挑釁的主要目標之一，例如近日飛越日本領空的北韓火箭，但中國並無致力於協助改善日本和北韓的關係或推動其雙邊關係正常化進程。

綜言之，日本與北韓間的既存問題有三，但中國對此均興趣缺缺。首先，雙方對日本提供之援助觀點不一，日本將之視爲經濟援助，但北韓卻將之視爲對二戰的補償或賠款；其次，雙方對北韓自1970到1980年代之間不斷綁架日本公民一事的處理方式毫無共識；再者，日本也要求北韓不得再入侵日本領海或以飛彈方式橫越領空，但北韓也不願給予正面回應。[53]

從絕對利得的觀點來看，若中國致力於推動對日本和北韓關係

52. Steven L. Lamy,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Approache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6;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3.
53. Mark E. Manyin, *North Korea-Japan Relations: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and the Compensation/Reparations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1), pp. 2~4.

的改善，則雙方關係的穩定以及相互懷疑程度的下降將使東北亞的區域環境更形穩定，但中國卻選擇不聞不問，將之視爲六方會談架構下之「日本－北韓」雙邊工作組的會談內容，交由日本和北韓自行討論；從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立場的差異來看，不難推斷中國不表態支持處理人質問題的原因在於該問題並非北韓核武危機的核心議題，與其追求區域穩定的核心利益沒有直接的關聯，故其不願表態支持，以避免進一步刺激北韓。

人質問題乃是日本和北韓互信不足的根源，也是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反應劇烈的原因之一，若此中國願意協助處理此議題，不但將減緩日本和北韓間的猜忌氛圍，更將提升中日間的合作氛圍，換言之，中國若選擇協助，最終將促進所有行爲者絕對利得的增長。故此，中國不表態支持人質談判的作爲乃是相對利得的考量邏輯，基於其核心利益考量，並未關注是否提升所有行爲者利益。亦因此，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行動策略可以看出其東北亞政策實乃以相對利得爲基礎，以現實主義作爲其政策綱領，而「和諧世界」的理想主義論述反爲其包裝的外衣。

二、爲何協助開啓六方會談？

在六方會談的議程安排（agenda-setting）上，中國遊走於美國和北韓間，雖然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但卻不表態同意美國要求北韓先撤除核武再談援助的要求，也不願完全支持北韓主張援助先於非核的立場，雖未明確表達處理原則，但已於六方會談達成的「行動對等原則」應爲其堅持的立場，而其對此立場的堅持也透露出其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利益爲何。

六方會談的「行動對等原則」雖爲開啓實質談判的基礎，也將六方會談弱化爲「共識型」機制，即北韓核武危機的解決需在各參與國同意的前提下解決，甚至賦予北韓議價籌碼，使談判不致由美

國、日本等國主導，但以中國的角度來看，周邊國家核武化極可能不利於其國家安全的建構，但行動對等原則無異使北韓擁有更大的迴旋空間，相對不利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建構，那麼問題便在於身爲東北亞強權之一的中國爲何願意同意此原則？

在東北亞地區中，究竟哪些因素會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北韓的核武化雖將衝擊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利益與安全，但若中國不適度地協助北韓，那麼情勢可能將朝向三個可能劇本發展，而這三個劇本的唯一共同點在於中國與北韓間的安全互信將蕩然無存：其一，孤立的北韓拒絕和平對話，最終使情勢不斷升高，侵蝕東北亞體系結構穩定，將更不利於中國的安全利益；其二，若北韓被強迫解除核武，甚至造成金氏政權的輪替，最終可能在朝鮮半島掀起戰事；其三，若北韓核武成功地被和平解除，北韓國力將大幅衰弱，中國無異失去過去與美國勢力抗衡的緩衝地帶。

弱小國家持有核武與否並不必然衝擊體系的權力結構，但卻將使其擁有較強大的議價能力，也將強化區域內國家的被威脅感，[54]北韓的核武化雖未改變東北亞體系的權力結構，但各國低落的互信卻因此加劇，甚至成爲侵蝕體系結構的動力，例如日本追求「國家正常化」的議題雖因中國崛起存在許久，[55]但北韓的核武化無疑使日本的危機感提升，也擴大其國內支持國家正常化的勢力，使此議題與自我防衛能力的提升不斷被強化討論，[56]而即使日本未能藉此機

54. Muthiah Alagappa, “Reinforc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e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The Long Shadow: Nuclear Weapons and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 pp. 525~526.
55.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N. Y.: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Press, 2009), pp. 113~114.
56. Christopher W. Huges and Akiko Fukushima,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Toward Bilateralism Plus?” in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3~77; Daniel M. Klima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會擺脫非戰憲法的制約，但日本亦可能藉此機會提升軍費擴張武力以自保，而鑑於日中的歷史恩怨與當下的霸權競逐，日本的類似作爲均可能引起中國的不安，可能將惡化原已低蕩的日中關係。亦即北韓核武化與否並不會影響體系結構，而是伴隨增加的相互威脅感而將侵蝕結構穩定，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核武化的威脅感與其反應方爲影響體系結構穩定與否的關鍵。

另外兩個可能劇本則源於美國與北韓間的互動與北韓理性行爲的根本考量，北韓並非不理性的流氓國家，[57]相反地，北韓挑釁政策背後隱藏著縝密的理性計算，執政長達六十年的金氏政權穩固與否爲其行動根源，與此相關的「先軍政治」(Military First Politics)更使軍方影響力上升，[58]最終兩者結合成爲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動力(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鑑於北韓核武化的動力與軍方的影響力，若北韓孤立無援且遭受美國過份進逼，拒絕和平對話與持續升高情勢將是北韓可能採取的選項，甚至存在北韓鋌而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6), pp. 2~3; Amit Gupta, "Introduction," in Amit Gupta e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si*a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 2.

57. 目前多認爲北韓爲不理性國家的典型，但從近年的發展態勢來看，這樣的結論失之偏頗，其背後的行動邏輯相當縝密而理性，詳見：Victor D. Cha and David C. Kang, *Nuclear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9.

58. 先軍思想爲金日成的治國理念，但在1994年金正日繼承父業後，由於其在勞動黨內的歷練不如其父深厚，故爲拉攏軍系支持鞏固領導權，將之轉爲「先軍政治」，強調軍隊與軍事事務之於國家發展與安全的最重要性，故全國應傾力滿足軍隊的需要，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先軍政治便成爲維繫金氏政權的臍帶，而軍隊更成爲政權延續的關鍵與基礎，類似論點詳見：Ilpyong J. Kim, "Kim Jong Il's Military-First Politics," in Young Whan Kihl and Hong Nack Kim eds.,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Regime Survival* (N. Y.: M. E. Sharpe Press, 2006), pp. 59~74; Yongho Kim, " North Korea: A Perpetual Rogue State?"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Chung-in Moo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Debates, Issues, and New Order*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fld Publishers press, 2008), pp. 146~151; S. Paul Kapur, *Dangerous Deterrent: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 p. 142.

走險而再度掀起戰事的可能，而互信破裂的中朝關係將近一步衝擊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利益。

此外，即便在不涉及金氏政權更迭的前提下，成功地去除北韓持有的核武與其發展能力，北韓將成爲這場博奕中的最大輸家，且隨著其國力的大幅衰退，也意味著日本－北韓間的人質問題、南韓－北韓間的統一與難民議題、美國－北韓間的長期衝突將被解決，更意味著北韓所面臨的問題將不再是被孤立與否，而是其如何在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壓迫下求生存的問題，而既然此時的北韓已無法自保，更遑論成爲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緩衝地帶。

因此，即使核武化的北韓將成爲隱伏在中國邊境的不定時炸彈，更成爲日本與南韓提升軍事實力的動力之一，東北亞體系的和平穩定將因此受到侵蝕，但相較於孤立北韓可能造成的三個後果，且鑑於北韓內部軍政交雜的權力結構與其維護金氏政權的動力以及失去中朝安全互信所造成的可能後果，中國的介入並適時協助北韓與美日對話反成必要，因此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的政策選項上，中國其實沒有太多合適選項。

亦即協助北韓在相對平等的機制中與美日對話，不但可穩定中國和北韓之間的安全互信，更可藉國際壓力將北韓的核武化及其影響置於可處理的階段，因此透過多國協調與依「行動對等原則」賦予北韓是否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否決權的六方會談便成爲北京處理這個問題的主要選項，而就此而言，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利益應建立「維持現狀」之上，亦即北韓的存續和安全應被確保，但北韓核武化的進程應被抑制而不得再繼續發展。

三、安全政策建立在權力平衡的概念上，確保北韓存續爲必要

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外交政策被認定以保守的現實主義爲依

歸，[59]而保守現實主義認定國家行爲者將極大化自身權力以追求安全，因而權力平衡乃是維持國際秩序的唯一途徑，而從中國對北韓、日本和美國三者的態度來看，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政策亦建立在權力平衡的思維之上，致力於恢復因北韓核武危機而被破壞的平衡，在舊有的基礎上建構「中國－北韓」和「美國－日本」之間的新平衡，因此不但必須保持北韓政權的延續，更必須確保北韓不被過度弱化。

無論是冷戰時期的「抗美援朝」，或1993年迄今爆發三次的北韓核武危機，中國對於北韓存續與否的態度均相當正面而堅定，不願見到北韓被南韓統一、或被美國消滅、或成爲親美政權，因而其對兩韓的外交以等距爲原則，強調維持現狀的「非戰非統」；[60]另一方面，美國於1994年曾計畫武力解決北韓問題，最終因日本不支持而胎死腹中，[61]最後隨著北韓核武化，武力選項的風險太大，和平對話與給予安全保證反而成爲美國處理此議題的較佳選項；[62]而這可能也是中國願協助召開六方會談的前提，即美國無意消滅北韓，目標在於解除北韓核武，而北韓的存續將能因此獲得保障。[63]

59. 這方面的文獻甚多，諸如：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38; Robert Ross,” Beijing as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33~45.
60. 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 Asia* (Lanj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 p. 260.
61. Thomas Berger,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 Asia* , p. 145.
62. Jonathan D. Pollack and Mitchell B. Reiss, “South Korea: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 and the Vexations of History,” in Kurt M. Campbell, Robert J. Einhorn, and Mitchell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4), pp. 277~279.
63. Valerie Lynn, “North Korea: U.S. Foreign Policy Options,” in Sharon Richardson ed., *The Perspectives on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Stalement or Checkmate* (Oxford, UK: 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6), pp. 36~41; Robert A. Manning, “ United States-North Korean Relations: From Welfare to Workfare?” in Samuel S. Kim and

進一步來說，即使北韓近年不斷試爆核武、試射導彈，中國也曾給予經濟制裁或在安理會贊成聯合國制裁北韓，但弔詭的是中國對北韓的援助卻未曾長期中斷，以2006年的第二次危機爲例，中國雖然贊成安理會決議，也旋即封鎖邊境，但隨著北韓重回六方會談，中國的封鎖也隨之撤除；就此證據而言，中國雖不滿北韓晉升核武國家的企圖，但卻從未提及北韓是否應續存或者金氏政權是否應被改革的問題，而北韓的存續也應爲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關切焦點之一。

再者，在六方會談的互動過程中，中國對將「朝鮮半島非核化」詮釋爲六方共同努力的目標，界定爲包含美國和北韓在內的相互退讓，從美國和北韓對核武危機立場的差異以及後來六方所達成的共識來看，北韓起初要求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美軍退出朝鮮半島與雙邊關係正常化；美國雖已願給予安全承諾，但簽約與撤軍可能將侵蝕，甚至損毀其對南韓和日本的安全承諾，故美國對北韓的要求仍僅止於承諾，而這也是六方會談的爭執之一；在這個衝突不斷的談判過程中，中國既不願全部同意美國的立場，也不願全然接受北韓的要求，反而透過多邊協調不斷削減雙方的立場，最終形成北韓同意放棄核武、美國同意給予安全承諾，並將盡快推動雙邊關係的正常化。

最後，日本爲對北韓核武化的威脅感受最深的國家，其也試圖在六方會談中討論存在已久的人質與飛彈試射問題，但相較於中國對美國的支持，中國對日本立場的態度卻顯得低調，試圖將之歸屬於日本和北韓的雙邊議題，因而日本與北韓在吉隆坡召開的工作組會議便不斷停滯在如何解決人質問題，[64]不但使談判繼續延宕，更

Tai Hwan Lee eds., *North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Lanham, Maryland: Ronman & Littletield Publishers Press, 2002), pp. 61~88.

64. Hong Nack Kim, The Koizumi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lizing Japanese-North Korean Relations (Hawaii: East-West Center Press, 2006), pp. 13~15.

使日本的不安全感高居不下，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可能將訴諸日美安保條約的架構，要求美國履行防衛義務或強化自身防衛能力。

就中國對北韓、美國和日本三方的態度來看，應可肯定中國無意讓北韓被消滅或美國勢力退出東北亞，且美國在東北亞的角色亦有助於抑制日本的正常化與軍事力量的擴張，故維繫東北亞現狀的關鍵在於美國的態度，日本的意願或考量反屬其次；而在北韓核武危機的議題上，北韓的核武能否被限制或解除爲美國考量的關鍵，日本的人質談判不但與此無關，更可能破壞解除核武的談判，因而不在中國的考量中，中國也無意表態支持；相反地，若中國明言反對卻又有礙於談判氣氛及其近年所塑造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因而中國對此模糊以對。

因此，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政策應包含三點：其一，不願見到任何一個行爲者消失，即其欲確保北韓不被消滅且美國勢力不退出東北亞；其二，在不影響金氏政權或北韓生存的前提下，北韓的核武至少需被限制；其三，日本的威脅感不在中國的考量中，六方會談的實質重點在於中國、美國與北韓三方的角力。

綜言之，就上述三點來看，中國東北亞安全政策的輪廓隱然成形，中國欲建立在沒有一個行爲者被消滅的體系，但分別透過六方會談和美日安保條約抑制北韓核武化和日本可能的軍事現代化以避免對體系權力結構造成影響，恢復「中國－北韓」與「美國－日本」對峙的權力平衡，藉中國對北韓的制約、北韓對日本的制約、因美日安保條約而來的美國防衛日本的義務與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協調，試圖恢復朝鮮半島，以致於東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甚至穩固東北亞的體系現狀。

伍、結論

從六方會談的召開與談判過程來看，中國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的政策有三個特點：第一，從六方會談召開的過程來看，其雖不滿於北韓的核武化，但鑑於理性的利害考量，其仍願協助北韓與美國對話；接續第一點而來的是，其安全政策建立在「中國－北韓」與「美國－日本」抗衡的權力平衡概念之上，不但透過六方會談抑制北韓核武化進程，並藉美日安保條約制約日本正常化與提升軍力的企圖；第三，六方會談中各國的互動過程正反映著東北亞各國的權力結構與互動模式，中國雖爲東道國，且協助處理日本與北韓之間的人質問題有利於降低緊張，但其仍不願表態處理，顯示其東北亞政策建立在相對利得之上。

從中國對六方會談的態度來看，中國的東北亞政策仍以現實主義爲基礎，強調獲取多於其他行爲者的相對利得，更希望藉由權力平衡，而非多邊機制或集體安全的方式來建立東北亞的安全環境，亦即古典現實主義仍爲其東北亞政策的基本綱領。由於其政策行爲的相對利得特點，「和諧世界」的理想主義論述僅爲執行政策的工具，而非基本的政策基本路線。

其次，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政策應建立在中國、美國、北韓與日本四方相互協調制約的基礎之上，中國對日本立場的忽視，迫使日本在提升軍力與美日安保條約間選擇，而軍力的提升非一蹴可幾，因而日本自然將其壓力轉嫁到對其有防衛義務的美國；再者，身爲北韓唯一盟友，援助與否將直接衝擊北韓的生存，因此東北亞區域平衡的基礎隱然浮現，即由中國和美國透過六方會談和安保條約制約北韓和日本提升軍力的企圖，藉此減輕北韓核武化對區域穩定的侵蝕。

再者，從其在六方會談的表現來看，與其說六方會談的召開乃是中國應美國要求而召開，不如將之界定爲美國和中國協調的結

果，北韓的核武化將侵蝕區域穩定，也可能造成東北亞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而若由美國強制壓迫北韓放棄核武，可能進一步侵蝕中國和北韓之間的安全互信、抑或將中國捲入北韓與美國的武裝衝突之中，亦即對北京而言，北韓的核武化雖然不利於其國家安全，但由美國強制處理，或撤除對北韓的支持與援助將使東北亞的安全情勢更形惡化，因此協助召開會談、以和平對話方式處理北韓核武危機反而有利於其安全利益。

最後，六方會談迄今已進行六年有餘，但北韓始終是「進兩步，退一步」的漸進戰術，因此六方會談對遏止北韓核武化的成效可謂相當薄弱，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或許可能已經考量到如何處理未能遏止北韓核武化的東北亞安全問題，中國的考量可能是北韓的核武化必須被限制，試圖遏止北韓的核武無限制地成長。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中國新聞網**，2002年8月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08-01/26/208073.html>

「北韓發射火箭外交部：嚴重關切」，**中央社**，2009年4月6日。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45616>

「北韓拒絕六方會談，南韓：遺憾」，**中央廣播電台**，2009年4月14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193612>

「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年7月14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7/fyrygth/t203677.htm>

「安全理事會主席聲明（S/PRST/2009/7）」，**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9年4月13日。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doc/09/sprst7.htm>

「安理會譴責北韓發射火箭，中國反對」，**中央社**，2009年4月14日。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68371>

「討論北韓發射長程火箭，六強無結論」，**法新社**，2009年4月10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410/8/bm8d.html>

「南韓情報機構相信北韓擁有核彈頭」，**中央社**，2009年3月31日。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advance&docId=5233890>

「胡錦濤會見盧武鉉表示中韓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網站**，2006年11月17日。
<http://www.gov.cn/ldhd/2006-11/17/content_446140.htm>

「國際危機集團：北韓已成功研製小型核彈頭」，**中央社**，2009年4月1日。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33890>

「情勢升高，北韓要求原能總署人員離境」，**中央社**，2009年4月15日。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5271331>

「朝鮮要求美國立即從韓國撤軍」，**新華網**，2006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03/content_5041669.htm>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新華網**，2003年11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5240.htm>

Susan Shirk著，溫恰溢譯，**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

薑遠珍，「北韓核武爭議懸而未決」，王永志主編，2004**世界年鑑**（台北：中央出版社，2003），頁484~485。

朱松柏，「六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9期（2003年9月），頁4~7。

吳正偉，「北韓與美國核子協議的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9期（2002年9月），頁108~117。

李軍，「韓國的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季志業主編，**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構想**（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頁77~93。

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下）」，**國際觀察**（上海），2007年第3期（2007年5/6月），頁37~46。

黃啓霖，「北韓積極考慮自行興建輕水核電站」，**中央廣播電台**，2009年4月14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t=1&NewsID=151397>

廖小娟，「中共與北韓的雙邊關係：以兩次核武危機的處理檢視」，**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5期（2005年5月），頁34~47。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1期（2009年1月），頁1~44。

蔡裕明，「北韓核武變局與東北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3期（2003年3月），頁89~92。

閻學通，「議題一：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背景，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北京），2004年第4期（2004年4月），頁1~6。

二、英文

Alagappa, Muthiah, "Reinforc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e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The Long Shadow: Nuclear Weapons and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 pp. 508~544.

Berger, Thomas,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east Asia* (Lanj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135~170.

Brzezinksi, Zbigniew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p. 46~51.

Broomfield, Emma V., "Perceptions of Dangers: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May 2003), pp. 265~284.

Bush, George W.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0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 Rienner, 1991).

Cha, Victor D., "Korea's Place in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May/June 2002), pp. 79~92.

Cha, Victor D. and David C. Kang, *Nuclear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40.

Curtov, Mel, "Common Security in North Korea: Quest for a New Paradigm in Inter-Korea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e 2002), pp. 397~418.

Glaser, Bonnie, "U.S.-China Relations: Dialogue Boosts Ties, Even without Result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 4 (January 2007), pp. 3~4.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604qus_china.pdf>

Glaser, Bonnie, Scott Snyder, and John S. Park, *Keeping an Eye on an Unruly Neighbor: Chinese View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Stability in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8).

Glosserman, Brad, "U.S.-Japan Relations: Mr. Koizumi's Payback,"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6, No. 2 (July 2004), pp. 13~14.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402qus_japan.pdf>

G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m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6~142.

Gupta, Amit, "Introduction," in Amit Gupta e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si*a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p. 1~6.

Huges, Christopher W. and Akiko Fukushima,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Toward Bilateralism Plus?" in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5~86.

Jervis, Robert,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April 1998), pp. 317~349.

Kapur, S. Paul, *Dangerous Deterrent: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

Kim, Hong Nack, *The Koizumi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lizing Japanese-North Korean Relations* (Hawaii: East-West Center Press, 2006).

Kim, Ilpyong J., "Kim Jong Il's Military-First Politics," in Young Whan Kihl and Hong Nack Kim eds.,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Regime Survival* (NY: M. E. Sharpe Press, 2006), pp. 59~74.

Kim, Yongho, "North Korea: A Perpetual Rogue State?"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Chung-in Moo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Debates, Issues, and New Order*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fld Publishers Press, 2008), pp. 143~164.

Kliman, Daniel M.,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6).

Lamy, Steven L.,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Approache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82~199.

Lin, Chong-pin, "Beijing's New Grand Strategy: An Offensive with Extra-Military Instrumen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December 18, 2006.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983.html>

Lum, Thomas et al,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2008).

Lynn, Valerie, "North Korea: U.S. Foreign Policy Options," in Sharon Richardson ed., *The Perspectives on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Stalement or Checkmate* (Oxford, UK: 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6), pp. 29~54.

Manning, Robert A., "United States-North Korean Relations: From Welfare to Workfare?" in Samuel S. Kim and Tai Hwan Lee eds., *North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ress, 2002), pp. 61~88.

Manyin, Mark E., *North Korea-Japan Relations: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and the Compensation/Reparations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1).

Medeiros, Evan 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March/April 2003), pp. 22~35.

Mochizuki, Mike M.,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N.Y.: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press, 2009), pp. 103~130.

Moon, Chung-in and Taehwan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east Asia* (Lanj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251~280.

Park, John S.,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4 (Autumn 2005), pp. 75~91.

Park, Kyung-Ae, "North Korea in 2003: Pendulum Swing between Crisis and

Diplomacy," *Asian Survey*, Vol. 4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4), pp. 139~146.

Pollack, Jonathan D. and Mitchell B. Reiss, "South Korea: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 and the Vexations of History," in Kurt M. Campbell, Robert J. Einhorn, and Mitchell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4), pp. 254~292.

Pritchard, Charles L., "The Korean Peninsular and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Talks," *Disarmament Forum,* No. 2 (2005), pp. 25~34.

Rice, Condoleezza, "The U.S. Position in Asia: Stronger than Ev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8, 2008.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1091.cfm>

Ross, Robert, "Beijing as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33~44.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4~118.

Scobell, Andrew,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Carlisl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nyder, Scott "China-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Fallout from North Korea's Tes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 4 (January 2007).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604qchina_korea.pdf>

Snidal, Duncan,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0~208.

Solingen, Etel, *Nuclear Logics: Contrasting Paths in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tter, Robert G.,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2005).

Taylor, M.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6), pp. 46~83.

Toloraya, Georgy, "The Six Party Talks: A Russian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4 (Winter 2008), pp. 45~69.

U.S.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Global Security*, January 8, 2008.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Wit, Joel S., Jon Wolfsthal and Choong-suk Oh., *The Six Party talks and Beyond: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and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Wu, Xinbo,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7 (May 2001), pp. 293~301.

Yee, Herbert and Ian Storey, "Introduction," 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 Myths, and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 1~20.

Zhao, Suisheng, "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p. 256~275.

聯絡作者
游智偉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88號14樓之2
E-mail: airwalk0320@yahoo.com.tw

洪銘德
地址：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E-mail: jason3576@yahoo.com.tw
收稿日期：98/5/7
審查通過：98/9/5
責任編輯：陳進傑